經進東坡文集事略

進東坡文集事略卷第三十七

迪功郎新紹興府嵊縣主簿臣郎曄上進

內制

賜太師文彥博乞致仕不允批答

卿出入四世（文公歷事仁宗英宗神宗至哲宗朝已四世矣）師表萬民無薄於功名而有厭於富貴其所以忘身徇國捨逸就勞者（文公在神宗朝已守太師致仕至元祐初起為平章軍國重事序宰臣之上）豈有求而然哉凡以　先帝之遺生民之故也卿之在朝如玉在山如珠在淵（荀子云玉在山而木潤淵生珠而崖不枯）光景不陳而草木自遂去就之際損益非輕昔西伯善養老而太公自至魯穆公無人子思之側而長者去之卿自為謀則善矣獨不為朝廷惜乎藥餌有間時遊廟堂（每六日一入朝因至都堂議事故有

時遊斯堂之譯家居之樂何以異此

賜太師文彥博乞致仕不允批答

朕脩身以承　六聖虛已以聽四輔文王世子云虞夏商周有師保有疑丞設四輔及三公而法度未定陰陽未和民未樂生吏未稱職中夜以思方食而歎裴度傳韋處厚曰陛下當食歎息歎無蕭曹雖不敢以事諉元老實望其以身率百官卿猶未即於安豈敢不盡其力此　聖母沖人之本意而天下有識之所望也

昔唐太宗以干戈之事尚能起李靖於既老本傳云初靖以足疾乞骸骨上賜靖靈壽杖未幾吐谷渾入寇上顧謂侍臣曰得靖為帥豈非善也靖詣房元齡曰雖年老尚堪一行上大悅以靖為西海道行軍大總管靖求深入大破其國而穆宗文宗以燕安之際不能用裴度於未病穆宗寵倚文宗素弱畏宦權倖於冠道路度乃不復以出處為意創築第於集賢里又創別墅起涼臺暑館號綠野堂日尚詩人劉白觴宴以詩酒自娛事以本傳治亂

之效於斯可見朕意如此卿其少安

賜宰相呂公著乞退不允批荅

卿才全而德備積厚而施博明亮篤誠坐屈羣策既以天下公議而用於此矣豈以卿之私意而聽其去哉水旱之災不德所召卿當助我求所以消復之道不當求去我也詩不云乎大夫君子昭假無贏大命近止無棄爾成雲漢詩注云天之光耀升行不休无自贏緩之時今衆民之命近將死亡勉之助无棄亦之成功公著爲旱求去故公引此勉思厥職以荅民望

賜宰相呂公著乞退不允批荅

用賢之功必要之以遠日計不足歲計有餘莊子云有庚桑楚者偏得老聃之道以北居畏壘之山居三年畏壘之民相與言曰庚桑子之始來吾洒然異之今吾日計之不足歲計之有餘庶幾其聖人乎朕之用卿期於百姓之既富卿之自信亦

豈一日而成功當賜之沒天以譴朕躬茲祗懼與卿同之朕若歸過於股肱何以荅天戒卿若釋政而安逸何以塞民言各思其憂少安厥位

賜太師文彥博乞致仕不允批荅口宣

有勑卿德望冠於累世風采聞於四夷（霍光傳天下想聞其風采德威堂銘云文公在朝契丹使來聘求呂判胥決嘒韍本部館客与使者入覲望見公殿門外却立改容曰此潞公耶也耶所謂以德服人者公既卿洛西羌首領有温溪心者請於边吏願獻良馬於公边吏以聞詔听之）兹仰成倚以為重退老之請所未欲聞

賜宰相呂公著乞退不允批荅口宣

有勑卿柱石中朝耆龜當代方茲注意實所仰成宜體朕心姑安其位

賜新除吏部侍郎傅堯俞辭免恩命乞知陳州

不允詔

淑堯俞連蹇三黜栖遲十年上無賢愚爲國太息始珠玉之在泥土鱗鳳之在網羅朕所以拔卿於久廢之中用卿於朞年之內（堯俞字欽之自仁宗時爲御史諫官以風節聞於天下神宗朝坐責滌識舉宮哲宗朝徙召爲秘書少監兼侍講擢給事中吏部侍郎）天下拭目欲觀所爲而乃引微疾以自言指便郡而求去豈獨於卿有報國未遂之歎亦將使朕獲用賢不終之譏勉復舊晉以全大節

賜文武百寮太師文彦博已下上第一表請舉樂不允批答

先王之禮樂因情而立文君子之哀樂自中而形外夫有哀大之戚則有無窮之悲　先皇帝天鑒四方子養

萬物至今翦髮之表尚餘流涕之民而況宮庭之間母子之愛粗畢三年之制遂講八音之和所未忍聞朕不欲作卿等謹於率禮篤於愛君徒欲亟舉舊章顧未深明吾意三復太息難於黽從

賜文武百寮太師文彥博已下上第一表請舉樂不允批荅

禮之至者無文哀之深者無節故禮而不樂檀弓孟獻子禫縣而不樂古人非以求名琴不成聲檀弓孔子既祥五日彈琴而不成聲君子以為知禮朕以宗廟之重勉聽先帝之餘獲其位惕然而自驚用其物踏躊而出常未報昊天罔極之德常懷終身不忘之憂談縱撰言吹舉備樂而金石絲竹乃悅耳之聲干戚羽旄皆悅目之具哀既未泯樂何從

生再閱來章徒增感慕

賜文武百僚太師文彥博已下上第二表請舉樂不允批荅

過密之制雖盡於三年追懷之私豈論於從月（檀弓云祥而縞是月禫徙月樂）金石在御惻然未寧吾不以一身之憂發天下之樂今施之郊廟用之軍旅州閭之會絃歌相聞獨盡餘哀止於中禁以為於義未害是故行之不疑

賜文武百僚太師文彥博已下上第二表請舉樂不允批荅

朕少遭閔凶僅畢祥禫雖從就企及非以過制為賢（檀弓云子夏既除喪而見予之琴和之而不和作而曰哀未忘也先王制禮而弗敢過也）而創巨痛深（三年問云創鉅者其日久痛甚者其愈遲）不能以禮自克觀過其黨聖人許

之禮曰喪三年以爲極亡則弗之忘矣（見檀弓）誠重違國老之忠告始欲盡人子之至情

賜太師文彥博等請

太皇太后受册第二表不允批答（元祐二年哲宗循章獻故事請太皇太后御文德殿受册太后詔曰顧予涼薄豈可上比章獻可止就崇政殿後以旱災故詔停册禮）

吾聞聖人以天下爲憂未聞以位號爲樂也（堯受命以天下爲憂未聞以位爲樂也見董仲舒對策）損己裕物是天擬身此吾平日之本心非獨遇災而一發也孔子曰以約失之者鮮矣卿等以是輔我顧不美哉

賜集禧觀使鎮江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韓絳乞致仕不允詔

敕韓絳向以宏才卧護北道絳嘗判大名府凡斯民之利病蓋一方之安危朕方虛懷以待元老冀疾病之有間得雍容而造朝時聞嘉言以輔不逮告老之請殊非朕心

賜韓絳乞致仕不允詔

元老在位邦之榮華徒以精神折衝李尋傳云夫本彊則精神折衝本弱則招殃致凶非以筋力為禮曲禮老者不以筋力為禮游神道館擁節家庭於卿同告老之安而國有負賢之美勉自輔養期於必留

賜大遼賀坤成節人使射弓例物口宣

敕卿等致命國賓左傳隱公六年五父諫陳侯曰親仁善隣國之寶也出游禁籞爰修射事以佐賓歡宜踐審固之能射義云內志正外體直持弓矢審固然後可以言中矣式孚珍良之賜

賜大遼賀坤成節人使生餼口宣

有敕卿等遠涉脩塗來陳慶幣舍館初定徒馭實勞宜錫饒牽以昭寵數

賜新除前静海軍節度使進封南平王李乾德制敕書

敕朕子養兆姓囊括四荒譬之於天豈吝膏澤卿守藩滋久事上益虔髙爵隆名極其榮顯庶緣王寵以服民心其思盡忠以稱恩禮

賜户部尚書李常乞除沿邊一州不允詔

敕李常在泮獻馘（詩泮水云在泮獻馘注云馘謂所格者之左耳）亦儒者之常挺劍疾鬭蓋孔門之事（家語困誓云公良孺見孔子過難挺劍欲鬭）雖然義有輕重理有後先與其自請捍邊治癬疥之疾曷

若盡瘁事國斡心膂之憂寄推是心何往非報雖頗受長纓而往者（終軍傳云軍將使南越自請願受長纓必羈南越王而致之闕下）卿之本心然自以尺箠而鞭之（鄧禹傳云光武詔禹還曰謹毋與寇爭鋒赤眉无谷自當來東吾以飽待飢以佚待勞折箠笞之非諸將憂）吾有餘力尚體此意姑安厥官

賜太師平章軍國重事文彥博宰相呂公著自今後入朝凡有拜禮宜並特與免拜詔

敕彥博朕閱几杖以優賢者之典礼（曲礼大夫七十而致事若不得謝則必賜之几杖）耋老無下拜書於春秋（左傳僖公九年王使宰孔賜齊侯胙齊侯將下拜孔曰且有後命天子使孔曰以伯男耋老加勞賜一級无下拜）魏太傅鍾繇以足疾乘車就坐自爾三公有疾以為故事（本傳云繇有膝疾拜起不便每朝見使載輿車虎賁舁上殿就坐是後三公有疾遂以為故事）而唐司徒馬燧亦以老病自力對於延英詔使毋拜（本傳云德宗正元九年七月燧對於延英殿上以燧足疾

不令朝謁扶以陛以文首入朝勑令不拜而住今吾耆老大臣　四朝之舊德
隆而望重任大而憂深者惟卿與公著而已呂公著詔即改云惟
彦博與鼎而已方資其耆艾之告豈責以筋力之禮今後入朝
凡有拜禮宜並特免卿其專有為之報略無益之儀毋
或固辭以稱朕意

賜太師文彦博乞致仕不允斷來章批荅

覽表具之為君難為臣不易非吾推誠無疑不能起卿
於安佚非卿忘身徇國不能從我於艱難事見上注召用之
初中外相慶搢紳莫不競勸父老至於涕流中道而歸
其義安在宜思一身之樂輕於社稷毋使庶人之議及
於朝廷

賜太師文彦博乞致仕不允斷來章批荅口宣

有敕嚮望重百辟威聞四夷（事見上注）進退之間輕重所守毋煩屢請朕命不移

西京奉安 神宗皇帝御容禮畢西京德音

門下朕以寡昧仰繼 聖神顧瞻山陵未忘弓劍之慕（史記封禪書云黃帝乘龍上天小臣不得上挽持龍髯髯拔墮黃帝弓臣下抱弓而號故名弓爲烏號神仙傳云黃帝葬于橋山空棺无屍惟劍舄在）益廣宗廟以奉衣冠之游（叔孫通傳惠帝作複道方築武庫南通曰子孫柰何乘宗廟道上行哉上曰急壞之通曰今巴作百姓皆知願陛下爲原廟渭北衣冠月出游之益廣宗廟大孝之本上乃立原廟）祗遣輔臣往嚴像設敬鳳臺之仙宇（列仙傳蕭史秦人善吹簫作鳳鳴鳳凰來止其室秦王乃爲作鳳臺）髮龜洛之仁祠騂表一臨陪京增重山川改色方貢祥而致珍父老縱觀或太息而流涕宜施雷雨之澤（易雷雨作解君子以赦過宥罪）以答神人之心於戲好生育物既推 文母之慈（詩思齊大任文

王之毋

崇德措刑終成 神考之志資爾有衆宜體朕懷

賜宰相呂公著上第一表乞致仕不允批荅

省表具之古者世臣譬之喬木粤自拱把至于棟梁傑然群材之中夫豈一日之力卿擢自 仁祖迨茲 四朝光輔朕躬允有一德不獨卿無心而事自定抑亦民既信而功易成方今布在朝廷豈無豪傑之士猶當養以歲月待其德望之隆卿雖欲歸勢未可去宜安厥位以副朕心

賜宰相呂公著上第一表乞致仕不允批荅

覽表具之卿三世將相文穆公蒙正文靖公夷簡井文獻公公著是爲三世一時蓍龜不求備以取人則房喬之比房喬傳云不以己長格物不以求備取人其經遠而無競有謝安之風謝安傳天安既以諸亘兄弟褒三州彼此无怨各得

所任共經遠元韻類皆如此用能寧輯我家靖共爾位政在元老人無異詞胡爲厭事而求歸不復爲國之長慮方今官冗財匱歲歉民貧天災難安國是未定新序云楚莊王問孫叔敖曰寡人未得所以爲國是也敖曰國之有是衆非之所惡也臣恐王之不能定也王曰願相國與諸侯士大夫共定國是寡人豈敢以褊國驕士民哉若方勤於樸斵而遽易於工師人其謂何勢必不可告老之請吾未欲聞

經進東坡文集事略卷第三十七

經進東坡文集事略卷第三十八

迪功郎新紹興府嵊縣主簿臣郎曄　上進

內制

生擒鬼章奏告永裕陵祝文（擒鬼章事詳見上註）

大獮獲禽必有指蹤之自豐年高廩孰知耘耔之勞（此詳推本擒賊之由以歸功　神考）濮彼西戎古稱右臂（漢武通西域號為斷匈奴右臂）自嘉祐末木征擾邊至熙寧中董氊方命（青堂羌本吐番別族唃廝羅乃其後據宗哥邈川城其妻李氏生二子曰瞎氊磨氊唃廝羅又娶喬氏生子董氊木征即瞎氊之子青堂首領共立之於欺河欄唃廝羅死乃立董氊獨有河北之地當秦諸熙寧閒屢嘗入寇故有擾邊方命之説）於赫

聖考恭行天誅非貪尺寸之疆蓋為民除蠹賊遂建長久之策不以賊遺子孫而西蕃大首領鬼章首犯南川比連拓拔申命諸將擇利而行旋聞偏師無往不

克吏士用命争酬未報之恩神靈在天難逃不漏之網許彦周詩話云東坡作神廟挽詞云病馬空嘶櫪枯葵已泣霜非深悲至痛不能道此語存元祐閒獲罪章作告裕陵文云將帥用命爭酬未報之恩神靈在天雖逃不漏之網云後人輒謂東坡以緘文謗訕天子宰有凡哉已於八月戊戌生獲鬼章頡利成擒初無渭上之恥初太宗嘗與突厥頡利盟于渭水後為李靖擒滅太宗曰朕滌吾渭上之恥矣見李靖傳郢支授首聊報谷吉之冤初宣帝遣谷吉送侍子還郢支單于郢支殺吉後陳湯并孫壽用計誅斬郢支是報谷吉之冤也鬼章曾害景思立王第故以谷吉為比見陳湯傳謹當推本聖心益修戎略務在服近而來遠期於偃革以息民仰冀威神曲垂昭鑒

除呂公著特授守司空同平章軍國事加食邑實封餘如故制

門下仁莫大於求舊智莫良於用衆既得天下之大老

彼將安歸以至國人皆曰賢夫然後用葉石林避暑錄云前輩作四六不肯多用全句語恐其近賦也然意有適會亦有不得避者但不當並用之爾予嘗作呂申公制云既得天下之大老彼將安歸乃至國人皆曰賢夫然後用議者頗嫌語非巡然因何川又今朕一舉仁智在焉宜告治朝以孚大號金紫光祿大夫守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上柱國東平郡開國公食邑七千一百戶食實封二千三百戶呂公著訏謨經遠精識造微非堯舜不談昔聞其語以社稷為悅今見其心三年有成百揆時叙維乃烈考相于昭陵烈考即申公夷簡嘗相仁宗仁宗山陵號永昭蓋清淨以寧民亦勞謙而得士凡我儀刑之老多其賓客之餘在武丁時雖莫追於前烈作召公考江漢詩云對揚王休作召公考古註云考成也固撫易於衆賢而乃屢貢封章力求退避朕重失此三益之友而閔勞以萬幾之繁是用遷乎上

之司隸文昌之任晋天文志云文昌六星在北斗魁前主尚書正左右毋廢議論

時遊廟堂參於機大事雖資於房喬非如晦莫能果斷杜如晦傳云每議事帝所玄齡必曰非如晦莫籌之及如晦至卒用玄齡策也蓋如晦長於斷而玄齡善謀重

德無逾於郭令子儀傳云與李光弼齊名而寬厚得人過之而裴度亦寄安

危裴度傳云度威望德業比郭汾陽而用不用常為天下重輕罔俾斯人專美唐世

可特授司空同平章軍國事加食邑七百户食實封叁

伯户餘如故仍一月三赴經筵二日一入朝因至都堂

議軍國事

除呂大防特授大中大夫守尚書左僕射兼門

下侍郎加上柱國食邑實封餘如故制

門下朕聞天子有道天子有道守在四夷左氏傳其德不可得而名

輔相有德其才不可得而見故漢之文景紀無可書之

事唐之房杜傳無可載之勳當時安榮後世稱頌予欲清心而省事（荀勉傳云省官不如省事省事不如清心）不求智名與勇功（孫子云故善戰者之勝也无智名无勇功又張子房无智名勇功）天維顯思將啓承平之運民亦勞止願聞休息之期眷予元臣咸有一德咨爾百辟明聽朕言中大夫守中書侍郎上柱國汲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二百戶食實封叁伯戶賜紫金魚袋呂大防造道淳深受才宏毅果藝以達有孔門三子之風直大而方得坤爻六二之動文踐右闥蔚為名臣宜升左輔之崇兼綜東臺之務（門下侍郎謂之東臺）加賦進秩寵數益隆得位與時憂責彌重於戲若古有訓無競維人崔公建中之風以除吏八百而致（事見上註）裴垍元和之政以薦士三十而能（李吉甫傳云元和二年以吉甫為平章事吉甫聞之感泣謂中書舍人裴垍曰吉甫家恩至此）

思所以報國惟在進賢而朝廷設進羊所採識君有精槩願悉為我言之增華號三十餘人數月之間選用略尽當時翕然称吉甫為得人惟公乃心何遠之有可特授太中大夫守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加上柱國食邑七百戶食實封三百戶

除范純仁特授太中大夫守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進封高平郡開國侯加食邑實封餘如故制

門下朕惟朝廷之盛衰常以輔相為輕重若根本疆固則精神折衝李尋傳云本彊則精神折衝故蔿呂臣奉已而不在民則晉文無復憂色左傳僖公二十八年楚子玉死晉侯聞之而後喜可知也曰莫余毒也已蔿呂臣實為令尹奉已而已不在民也汲長孺直諫而守死節則淮南為之寢謀汲黯傳云淮南王謀反憚黯好直諫守節死義至說公孫弘等如發蒙耳朕思得其

人付之以政使天下聞風而心服則人主無為而日尊

咨爾在廷咸聽朕命中大夫同知樞密院事上柱國高平縣開國伯食邑九百户食實封貳伯户賜紫金魚袋范純仁器遠任重才周識明進如孟子之敬王退若蕭生之憂國前漢望之傳云望之由諫大夫出為平原太守望之雅意在本朝少上疏曰出諫官以補郡吏所謂憂其末而忘其本者也朕覽觀

仁祖之遺迹永懷慶曆之元臣文正公仲淹身仁宗朝元臣純仁即其長子有父風則強諫不忘喜臧孫之有後左傳隱公五年臧僖伯諫觀魚威公二年其子哀伯又諫納鼎故周內史聞之曰臧孫達其有後於魯乎君違不忘諫之以德我心是以命召虎以來宣江漢云王命召虎來旬來宣無曰予小子召公是似箋云召康公名奭即召穆公虎之始祖雖兵政之與聞疑遠猷之未究坐論西省進貳文昌增秩益封兼隆異數於戲時難得而易失民難安而易危于訟守在四夷以汝為偃

兵之姚宋（郝靈佺斬默啜之首宋璟痛抑其賞姚崇以十事說明皇首欲不倖邊功）于欲藏於百姓以汝爲息民之蕭曹（蕭曹傳百姓歌之曰蕭何爲法講若畫一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清靖民以寧壹）勉思古人以稱朕意可特授太中大夫守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進封高平郡開國侯加食邑七百户實封叅伯户勳如故

賜新除守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范純仁上第一表辭免恩命不允批荅

覽表具之夫有烏獲之力（烏獲秦之力人見史記）然後可以付千鈞有和扁之功（謂醫和扁鵲）然後可以寄死生故宰相之任非所以能人臣也無其德而當之爲不智有其材而辭之爲不仁若卿之才德亦可謂稱矣往思其憂以辦天下之望

賜范純仁上第一表辭免恩命不允批荅

覽表具之吾聞之乃烈考曰君子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文正公岳陽樓記云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是進亦憂退亦憂然則何時而樂耶其必曰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歟雖聖人復起不易斯言卿將書之紳銘之盤盂以為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歟則今茲是正之命乃所以委重投艱而已又何辭乎純仁即忠宣公其謝表有云蓋嘗先天下而憂期不負聖人之教茲推其所以教子而樹自期以事君若此卿述相荅之意

賜新除尚書左僕射呂大防尚書右僕射范純仁辭免恩命不允批荅口宣

右敕卿望重搢紳才兼文武弼亮之選中外同然毋或固辭以稱朕意

賜新除司空同平章軍國事呂公著上第二表

辭免恩命不允斷來章批答

省表具之夫國以得人為彊如猛獸之衛藜藿諫大夫鄭昌云山有猛獸則藜藿為之不采見蓋寬饒傳以積賢為寶國語楚大夫王孫圉聘於晉趙簡子問曰楚之白珩猶在乎其為寶也幾何矣對曰未嘗為寶楚之所寶者觀射父能作訓辭以行事於諸侯使無以寡君為口實又有左史倚相能道訓典以叙百物以朝夕獻善敗于寡君使寡君無忘先王之業此楚國之寶也若夫白珩先王之玩也何寶焉常詩云言以賢為寶不以寶為寶如珠玉之茂山川湛然無為物自蒙利故催公發議則淄青懸服知朝廷之有人淄青李正己畏上威名表獻錢三十萬緡上欲受之恐見欺卻之則無辭崔祐甫請遣使慰勞淄青將士因以正己所獻錢賜之使將士人人戴上恩又諸道聞之知朝廷不重貨財上悅從之正己大慚服具以消律蜀使抗詞則孫權回顏揖張昭之不在吳志張昭傳云那皆以立言逆將中不進見孫蜀使來朴分米朴將休笑布翠仔又遺推歎曰使張公在坐彼不折則廢安復自誇乎明日遣使

閒勞因猶見卿得失之效豈可同日而語哉朕之用卿意實在此國計之重可無復辭

賜呂公著上第二表辭免恩命不允斷來章批

答

省表具之洞之詩曰無曰予小子召公是似謂召穆公虎似嗣祖召康公奭唐之雅曰惟西平有子惟我有臣李晟平朱泚封西平王其子愬又擒吳元濟故韓愈平淮西雅中有此語公著乃呂文靖之子此公所以引用召虎李愬事夫父子君臣之間光明盛大如此載之簡策彼之金石豈獨閨門之寵光為邦國之華再省來章具陳先烈雖朕寡昧不敢庶幾於　仁祖而卿忠孝當念服勤於世官祗率厥常毋違朕命

賜呂公著辭恩命上第三表不允斷來章批答

口宣

有敕卿以全德式符具瞻宜與師臣（師呂指太師文彥博）共為民表欽承明命佇聽嘉謀

賜新除守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呂大防上第二表辭免恩命不允斷來章批答

省表具之卿有夷狄盜賊之虞倉廩禮樂之歎陰陽風雨之變此三者誠當今之大計（大防表議皆謂此三者）朕之所以中夜不寐輟食太息者正為此也孟子曰責難於君謂之恭夫既以責其君而不以身任之者非仁人也願卿慨然當古人之重略世俗之謙務踐斯言憂此三者

賜呂大防上第二表辭免恩命不允斷來章批答

省表具之夫任賢使能天下之公義而辭大就小君子之自守也推名器爵祿朕所不敢授以私則勞謙退避卿豈得必行其意所謂唐虞三代信任之至以致稷契伊呂德業之隆（此亦引大防奏議中語）若卿之言朕敢不勉請事斯語永觀厥成

賜新除守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范純仁上第二表辭免恩命不允斷來章批荅

省表具之卿以明哲自託不能非獨以見君子勞謙之光亦因以知前世用人之弊功烈無取誠如卿言夫次公滅於治郡（黃霸傳云霸字次公霸材長於治民及爲丞相功名損於治郡時）子元不如爲將（朱博傳云博字子元自大司農左遷犍爲太守先是南蠻若兒數爲寇盜博厚結其昆弟使爲反間襲殺之郡中清及爲丞相以附會傅晏下獄自殺）非獨文獻不足蓋其才德

有偏如卿昔在朝廷首談孟軻之仁義旋爲帥守專行羊祜之威信（羊祜之守襄陽專以威信結人不事掩襲吳人服純仁兩帥環慶又守太原故公及此）慨有大志似其先人苟推此心施于有政則太平可望而小節可略矣

賜范純仁上第二表辭免恩命不允斷來章批

答

省表具之自昔　先帝之世屢歎才難（神宗因杳高麗書不稱旨嘗有乏才之歎至量移公於使州又有人才實難不忍終棄之語）及朕嗣位以來專用德選雖爵祿名器出於獨斷而長育成就實在羣公長短不遺輔相之責（韓文進李翱云校短量長惟器是適者宰相之方也）苟無爲國養人之意必有臨事乏使之憂朕用慨然當食不御思得英儁之老共收文武之用惟卿篤於憂國明於知人灼

見朕心宜在此位往任天下之重毋事匹夫之廉

賜范純仁呂大防辭恩命上第二表不允斷來
章批荅口宣

有敕卿以宏材久聞大政擢升宰輔實慰具瞻宜速拜
嘉毋煩謙避

賜河西軍節度使西蕃邈川首領阿里骨進奉
回詔

敕阿里骨惟爾祖先世篤忠孝本與夏賊日尋干戈亦
惟恃我朝廷爵秩之隆用能保爾子孫黎民之衆（此蕃遺種唃廝羅一族最彊鎮西夏夏畏之朝廷封其長為西平王用為蕃翰）肆朕命爾嗣長乃師（唃廝羅諸子董氈臨在皇鄯蕃後為養子阿里骨所哀朝廷錫以阿里骨為河西節度封寧塞郡公）而
承襲以來躁蕩外擅鄰邦能禁恣其所為遂據洮城以

犯王略陰違夏職約日盜邊朕慰論羌之無辜出偏師
而問罪元惡俘獲餘黨散亡（已上皆謂鬼章其詳已見上注）山後底平
河南綏服朕惟率酋豪而捍疆埸乃爾世功叛君父而
從仇讎豈其本意庶能改過未忍加兵果因物以貢誠
願洗心而效順爾既知悔朕復何求已指揮熙河路更
不出兵及除已招納到部族外任罷招納依舊許般次
往來買賣及上京進奉爾宜約束種類共保邊陲期寵
祿於有然知大恩之難再勿使來歎復爲虛言

太皇太后賜門下手詔

敕門下　皇帝嗣位于玆四年華夷來同天地並應而
皇太妃以恭儉之德鞠育之恩雖典冊以時奉行而情
文疑有未稱皇帝以祖考之奉尊無二上（坊記孔子云家無二主尊

无二上示民有君臣之別也而吾惟春秋之義母以子貴公羊傳隱公元年云威何以貴母貴也母貴則子何以貴子以母貴母以子貴其推天下之養以慰人子之心宜下禮部太常寺討尋始於典故有襃崇未盡事件令子細開具聞奏

除苗授特授武泰軍節度使殿前副都指揮使勳封食實封如故制

門下出總元戎元戎見詩六月注云元大也作先聲於士氣入爲環尹左傳潘崇爲太師且掌環列之尹注云謂宮衛之官列兵而環王宮寓軍政於國容將伸閫外之威事見上注以迪師中之吉師卦云在師中吉咨于爾衆朕得其人侍衛親軍步軍副都指揮使威武軍節度觀察留後持節福州諸軍事福州刺史上柱國濟南郡開國公食邑二千八百户食實封叁伯户苗授早以異材

見稱武略被服忠義有烈丈夫之風砥礪廉隅得士君子之槩荐揚邊圉益著勞能拔自衆人既蒙 先帝之遇遂拜大將無復一軍之驚韓信傳云漢王設壇具禮諸將皆喜人人自爲得大將至拜乃韓信也一軍皆驚祗邑殿巖肅將齋鉞凡師出必齋戒入廟受鉞故曰齋鉞亏欲少長有禮而兵可用左傳僖公二十八年晉侯登有莘之虛以觀師曰少長有礼其可用也汝其夙夜在公而令必行於戲爰克厥威罔功兹爲深戒師衆以順爲武左傳襄公三年魏絳謂晉侯曰臣聞師衆以順爲武軍事有死无犯爲敬古有成言惟懋乃衷毋忘朕訓

相州賜大遼賀坤成節人使回御筵口宣

有敕卿等遠飭征驂少休近郡載惟勤勩良極軫懷往錫宴觴以華歸騎

瀛州賜大遼賀坤成節人使回程御筵口宣

有敕卿等遠聘通歡言歸複命改轅北道弭節邊城李廣傳云將軍亦帥東轅弭節白檀李善注曰弭節少安之貌本出楚辭宜錫燕犒少休行役

中太一宮真室殿為

太皇太后消災集福罷散天皇九曜道場朱

表

臣言仁者必壽信惟天地之心孝無不通宜從臣子之

欲虔遵道範仰扣真廷庶同海宇之誠上集慈闈之福

天威咫尺左傳管仲云天威不違顏咫尺求聰明於我民聖壽万年定

子孫于下地更推博施普及函生

顯聖寺壽聖禪院開啓

太皇太后消災集福粉壇道場齋文

伏以躬儉節用本嚴穿闥之風遺大投艱猥當廟社之

寄常恐德之弗類以召災于厥身敢即仁祠肆陳凈供恭延梵釋普施人天俾壽而康非獨輔安於寡昧與民同利固將燕及於華夷仰冀能仁曲垂昭鑒

後苑瑤津亭開啓祈雨道場齋文

伏以常暘之沴歷月于茲近自畿甸遠及関輔豈獨西成之害將爲宿麥之憂仰止竟慈必垂善救普集山川之守來登梵釋之筵罔吝膏濡以興焦槁

賜皇叔改封徐王顥上表辭免册禮允詔

敦卿大雅不群（景十三王贊云夫惟大雅卓尔不羣何間獻王近之矣）自得詩書之蓋爲善最樂（東平王蒼傳云顯宗問王處家何等最樂王言爲善最樂）不知軒冕之榮既緞大邦宜膺盛禮而抑損之志遠避不居雖莫稱朕所以極褒崇之心而將使卿庶幾獲謙沖之福勉

從其意嘉歎不忘

賜太師平章軍國重事文彥博上第一表乞致仕不允批荅

覽表具之昔師尚父九十秉旄杖鉞猶未告老此諸葛元遜所以屈張昭也諸葛恪傳云孫權命恪行酒至張昭前昭先有酒色不肯飲曰此非養老之禮也權曰能令張公辭屈乃當飲之爾恪難昭曰昔師尚父九十秉旄杖鉞猶未告老今軍旅之事將軍在後酒食之事將軍在先何謂不養老也昭卒無辭遂為盡爵恪字元遜而衛武公百年猶箴儆於國曰無以我老耄而捨我此左史倚相所以誨申公也事出國語已見上注今卿壽考康寧而退託衰病自引求去獨不念天下之士有如彼二子者譏其後乎姑安厥官以荅公論

西路闕雨於濟瀆河瀆淮瀆廟祈雨祝文

伏以水旱之事山川所司農服穡以有秋天密雲而不雨愧我不德瀆于有神願爲三日之霖左傳云凡雨三日以往爲霖大慰一方之望国有常報我其敢忘

太皇太后賜門下手詔元祐三年十二月。貞太皇太后諭宰執曰本家恩澤宜減四分之一公著等言向來止用皇太后恩數豈宜用減后曰自宰執以下已減本家亦須裁定要自上始則均一矣公著曰此盛德之事已而乃下此詔

敕門下官冗之患所從來尚矣流弊之極實萃于今以闕計員至相倍蓰上有久闕失職之吏則下有受害無告之民故命大臣考求其本苟非裁損入流之數無以澄清取士之源吾今自以眇身率先天下永惟臨御之始嘗敕有司蔭補私親猶無定限自惟薄德敢配前人已詔家庭之恩止從母后之比今當又損以示必行夫

以　先帝顧託之深天下責望之重苟有利於社稷吾無愛於髮膚（公嘗語人云此二句乃太皇太后聖語故詔中全用之）矧此恩私實同毫末忠義之士當識此誠各忘內顧之心共成節約之制今後每遇聖節大禮生辰合得親屬恩澤並四分減一　皇太后　皇太妃準此

賜龍圖閣直學士正議大夫權知開封府呂公孺上表陳乞致仕不允詔

敕公孺朕雖嚮而起志於求助（詩小序嗣王求助也）鮐背之老未敢即安（行葦云黃耇台背箋云台言鮐也大老則背有鮐文此謂文路公雖老猶在朝也）矧卿体力不衰髮齒猶壯遽有引年之請殊乖圖舊之心宜安厥官以副朕意

賜光祿大夫守吏部尚書兼侍讀蘇頌上表乞

致仕不允詔

敕蘇頌吾聞有志之士以身徇道而遺名有道之君使人樂用而忘老今卿不安其位豈吾有愧於古哉夫難進之士年僅及而輒退則已試之才吾莫得而盡用矣激揚多士方資崔毛之德崔琰毛玠並典選舉其所舉用皆清正之士尚忠實斥華偽由是天下之士莫不以廉節自勵講誦舊聞未卒褚馬之業明皇謂宰相曰朕每讀之有所疑滯无從質問可選儒學之士日使入內侍讀盧懷謹爲太常卿馬懷素爲左散騎常侍與右散騎常侍褚无量叟日侍讀書九本傳事非小補卿其少安

經進東坡文集事略卷第三十九

迪功郎新紹興府嵊縣主簿臣郎曄上進

外制

給事中兼侍講傅堯俞可吏部侍郎

敕士以德望進則風俗厚而朝廷尊以經術用則議論正而名器重此君子所以難合而朕亦難其人焉具官傅堯俞博學篤行又聞于時歷事四世挺然一節懷道不試十年于茲朕欲聞仁人之言左傳云仁人之言其利博哉置之講席非堯舜之道蓋未嘗言給事黃門未究其用往貳太宰益脩厥官堯俞字欽之自仁宗朝登進士第爲御史諫官四年所上百六十餘章多觸忌諱詆權倖名重朝廷而風節凜然聞於天下神宗朝丐閑局得提舉崇福宮坐事落職奪官監黎陽草場哲宗即位召秘書少監兼侍講擢給事中吏部侍郎事見墓誌董正治典以稱先帝

復古之意神宗元豐中用六典以新官制

太常少卿趙瞻可戶部侍郎

敕理財正辭禁民爲非曰義先王之論理財也必繼之以正辭名正而言順則財可得而理民可得而正自頃功利之臣言政而不及化言利而不及義中外紛然朕益厭之此語爲王呂輩發具官趙瞻明於吏事輔以經術忠義之節白首不衰爰自秩宗擢貳邦計將使四方之人知予以耆老舊德居此官者蓋有盡徹之意焉

故樞密副使包拯男太常寺太祝繶之妻壽安縣君崔氏可特封永嘉郡君仍封表門閭

敕崔氏汝甲族之遺孤自隋唐以來崔李爲著姓大臣之冢婦禮有冢婦介婦之說夫亡子夭惸然無歸而能誓死不嫁撫養孤弱使

我嘉祐名臣之後有立於世惟汝之功昔衛世子蚤死共姜自誓詩人歌之（見柏）韓愈幼孤養於嫂鄭愈喪之朞（愈祭嫂鄭夫人文昔在韶州之行受命于元兄曰汝幼養于嫂喪服必以朞今其敢忘天實臨之）若崔氏者可謂兼之矣其歿賜湯沐表異其所居以風曉郡國使薄於孝悌者有所愧焉

鮮于侁可太常少卿（侁字子駿閬州人景祐中登第）

敕具官鮮于侁奉常之職非特以治郊廟之度服器之數而已國有大政事大議論必稽焉昔魯秉周禮齊不敢謀（左傳閔公元年齊侯問仲孫湫曰魯可取乎曰不可猶秉周禮）而晏子太師折衝於樽俎之間（事見上注）國之典常君臣之名分上下守之有死不易則國安而民服朕選建卿士付之禮樂意在於此非我老成之人學足以通古才足以應變強足以守

官深於經術達於人情其事宜之詩不云乎彼巳之子
邦之司直往惟厥官無斁朕命

范祖禹可著作郎

敕具官范祖禹左右起居周官有左右史記其言動蓋今起居之始歷代沿革不同隋置起居舍人唐貞觀初年改置起居郎顯慶中復置舍人與起居郎後改郎爲左史舍人爲右史尋復舊每對立殿下有命則臨陛俯聽退而書之以爲起居注東觀著作後漢圖書在東觀擢名儒在之閣因史謂之著作舊屬中書後隸秘書皆史事也今左右史猶書已行之政有司之常事至於廊廟大議君臣相與之際所以興壞治忽之由一歸於東觀則著作之任顧不重歟非待直諒多聞古之所謂益友者凡語見劉向傳舊肇於其間訓誘惡貲亂後世無所考信汝既任其事矣益進而導之朕尚有過猶當直書而況其餘乎往祗厥官無曠乃職

孫覺可給事中

敕朕聞明主在上凡侍從皆得言若其不明雖臺諫亦失職朕以沖眇丕承　祖宗未堪多難之憂常恐不聞其過下至執藝猶當盡規豈必諫臣而後論事矧茲封駮之重任參黃散之間（南史宋景平元年召豫章太守蔡廓為吏部尚書廓謂傳亮曰選事若悉以見付不論不然不能拜也亮以語錄尚書徐羨之羨之曰黃散以下悉以委蔡吾徒不措懷）無不言職固當爾具官孫覺行不違道言不違仁爾以知孝聞出以忠顯　先帝所以遺朕天下謂之正人屢告嘉猷固非小補閒自西省遷之東臺而覺方進陽城之直詞（陽城力救陸贄沮裴延齡相）固懷蕭生之雅意（望之雅意在本朝）重違其請閱月于茲卒採羣言以遂前命以爾抗章伏閤之志施於還詔批敕之間（李藩傳藩遷給事中制有不便就敕尾批卻之吏驚請聯他紙）

藩曰聯紙是牒豈曰敕邪裴垍白之憲宗謂藩有宰相器其一乃心以稱朕意

高密郡王宗晟建安郡王宗綽所生母孫氏封

康國太夫人

敎母以子貴春秋之義也公羊傳隱公元年云子以母貴母以子貴朕方因親以敎愛廣愛以及民封節婦之閭以勸能賢賜高年之爵以助養老而況屬籍至近賢王篤生欲大慰於慈心宜特推於異數孫氏四德純備五福荐臻豈惟擢秀於閨門固已流芳於宮闈舉觴坐上有伯仁仲智之賢晉烈女傳周顗母李氏字絡秀事顗父浚爲妾遂生顗及嵩謨中興待顗等並列顯位嘗冬至置酒絡秀奉觴賜三子曰吾本渡江託足無所不謂爾等並貴列吾目前吾復何憂顗字伯仁嵩字仲智持節洛濱皆汝南瑯琊之貴晉汝南王亮傳伏太妃嘗有小疾祓於洛水亮兄弟三人侍從並持節鼓吹震耀洛濱武帝登陵雲臺望見曰伏妃可謂富貴矣公和蘇州守王規父侍太夫人觀燈詩有洛濱侍從三

人貞之句亦用此事也爰改封於樂土俾正位於小君服我休恩

介爾眉壽

宣德郎劉錫求父元年一百四歲可承事郎

敕劉元尚齒敎民三代之義洽爾百之故老乃吾六世之遺民元生於太宗朝至神宗朝受封自非吉人莫饗上壽張蒼事秦仕下而至漢孝景張蒼傳云蒼秦時爲御史主柱下書年百餘歲孝景五年薨壯思邈生隋開皇而及唐永淳唐隱逸傳孫思邈京兆人隋文帝輔政以國子博士召不拜太宗徵官之亦不受至高宗永淳初卒年百餘歲古有其人乃今親見何愛一命慰其子孫

王安石贈太傅安石薨背時溫公方在病告中折柬謂呂申公曰介甫無他但執拗耳褒卹之典不可不厚故有此贈

敕朕式觀古初灼見天命將有非常之大事必生希世

之異人使其名髙一時學貫千載智足以達其道辯足以行其言瑰瑋之文足以藻飾萬物卓絕之行足以風動四方用能於朞歲之間靡然變天下之俗具官王安石少學孔孟晩師瞿聃罔羅六藝之遺文斷以己意糠粃百家之陳迹作新斯人屬熙寧之有爲冠羣賢而首用信任之篤古今所無方需功業之成遽起山林之興浮雲何有脫屣如遺屢爭席於漁樵（莊子云舍者與之爭席）不亂羣於麋鹿（文選劉孝標廣絕交論云獨立高山之頂歡與麋鹿同羣又莊子云入獸不亂羣）進退之美雍容可觀朕方臨御之初哀疚罔極乃眷三朝之老（三朝謂仁宗英宗神宗）邈在大江之南（安石時退居金陵）究觀規摹想見風采（霍光傳云天下想聞其風采）豈謂告終之問在予諒闇之中胡不百年爲之一涕於戲死生用捨之際孰能

達天聽聘哀榮之文豈不在我寵以師臣之位蔚為儒者之光庶幾有知服我休命此雖褒詞然其言皆有考焉覽者當自得之

贈司馬光三代

曾祖政太子太保

敕書曰皋陶邁種德德種之遠故其發也難發之難故其報也大古之君子有種德於百年之前管子云十年之計莫如樹木百年之計莫如樹德而待報於數世之後者昔聞其語今見其人其官某故曾祖某官某篤行有聞信於鄉國懷道不試遺其子孫天不吝報再世而顯至于曾孫其德日躋袞衣繡裳進位于朝退有事于家廟其致朕命詔于有神尚食其嘏以康乃後

曾祖母薛氏溫國太夫人

敕朕自通籍之臣皆有以寵綏其父母而自祖以上非予丞弼之家莫獲褒顯君子之孝至於尊祖以及其妣用邦君之禮以隆其家可謂至矣某官某故曾祖母某氏專靜有守柔嘉維則經之以孝慈緯之以恭儉使清白之訓不墜于子孫而隱德之報可質於天地我有異數詔于幽穸翟茀副笄尚服享之

祖炫太子太傅

敕朕有元臣以德媚于上下民見其羽旄聞其車馬之音翔稽首而聚觀之（元豐武溫公非翎箭七見公入皆以寸加勅日川同城村公卅爪避道州曰公照帰除縐川大手塔百姚州任數千人娶趙之非見行狀）況其父祖墳墓之所在陸其草木蓋有流涕而拜者錫命之寵豈特以慰其家而已哉某官某故祖父某官某某篤學力行追配前人

仕道難進止於一命無疆之慶在其子孫風流未遠英烈如在歆予寵章以慰民望

祖母皇甫氏溫國太夫人

敕夫天人之際若不可知而善惡之報各以其類凡今富貴壽考光顯于世朕察其父母大父母未有不仁而得之者也某官某故祖母某氏令德孝恭著于閭門好禮慈儉刑于姻族始生賢子以大其家而餘澤方茂福祿未究再世之後莫之與京左傳莊公二十二年懿氏卜妻敬仲其妻占之曰吉八世之後莫之與京京大也愍冊追榮國有常典與殁幾幽壤服我寵靈

父池贈太師追封溫國公

敕朕聞盛德之士必與天合考之古人而無疑質諸鬼

神而不慙雖不當世必有述者某官某故父某官某德爲世範言爲世則躬蹈險夷之節庶幾顏閔之行事我仁祖爲時名臣而儒術之用止於侍從德澤之施極於方鎮（司馬公池以文學行義事真宗仁宗爲轉運使充天章閣待制歷知鳳翔河中等六州以信直仁卓聞於天下號一時名臣見溫公行狀）天厚其世篤生異人不求而名自章不言而人自信皆曰君子之子宜爲天下之用朕既求民言俾秉國成（節南山詩誰秉國成古注云成平也言誰能持國之平乎）而淵源之深推本所自命以師臣貺之大國使人知有道之士雖沒有無疆之休

母聶氏溫國太夫人

敕古之烈婦著在史冊非有殊懿不見名節若夫令德懿行秀于閨門而湮滅無傳何可勝數獨賴子孫之賢

或以表見於世君子之欲得位行道豈非以顯親揚名之故與其官其故毋聶氏早以淑女嬪于德人恭儉信順以相其夫慈和嚴翼以成其子使朕得名世之士以濟艱難其遺風餘澤蓋有存者改封大國正位小君非獨以報其德庶幾名與子俱傳於天下

贈韓維三代

曾祖處均燕國公

救漢諸表之父子四世繼出五公表術傳云術嘗謂僚下曰吾家四世公輔注云表安爲司空子敞以京京子賜賜子逢並爲司空是四世而有五公也唐諸溫之兄弟同時並列三省大雅傳云大雅遷黃門侍郎而彥博亦爲中書侍郎對掌華近著在圖史古無擬倫眷于世臣有若韓氏億事　仁祖始參大政德宗親從文正公知開封府獻百官圖指宰相差除不公而陰爲公可用文正既貶逐除億參知政事

見名注傳篤生三子咸秉國成德之三子繼祖皆猶為撫政故言咸秉國成豈惟嗣世之賢實賴積善之報具官某曾祖某潛德不耀父而自彰天祚啟家世濟其美左傳文公十八年太史克曰八愷八元此十六族也世濟其美不隕其名盛矣曾孫之貴蔚為三壽之朋閟宮詩云三壽作朋仿[illegible]云三壽三卿也比許嬰半孫之辭逮乎纘嗣之初繼受艱難之託其文而靖既直且溫旋觀純德之全尚識遺風之自是用圖上公之舊秩開北國之新封仰以增廟室之光華俯以慰烝嘗之怵惕

曾祖母李氏燕國太夫人

敕朕惟公卿之家有能父子紹復一德彌亢三世非其淵源深長外有燕翼詒直之賢內有嬪婦均一之助亦安能奕世秉義久而不忘者乎具官韓維曾祖母李氏

有德名家作嬪良士珩璜之節動必以禮蘋藻之薦故
而有儀用能使其後昆丞弼我國家以無斁於世今其
溢政責在茲始余亦何愛大國不以易湯沐之舊

祖保樞曾國公

敕朕方圖任股肱之臣以光大　祖宗之業思廣斯志
以及爾私人之念祖誰不如我是以推沛恩命襃顯前
人具官某祖某躬服仁義著迹鄉黨積累深厚見于子
孫或佐我　仁祖之盛明或相我　神考之休烈遺風
未遠故吏尚存逮茲續承繼用耆哲朕既恭默思道時哲
宗居神宗喪垂拱責成與其寵祿厥躬不若尊大其祖上以
報貽謀之德下以勵移孝之誠肇新曲阜之封增寵師
臣之贈服我休命益大爾家

祖母郭氏周氏曾國太夫人

勑古者婦人爵因其夫（記云婦人无爵從夫之爵）貴以其子（已見上注）雖有過人之才絕俗之行不得所託不表於世今余輔臣父子兄弟先後相望以師長我百辟顒推鴻恩光顯先烈維考維妣咸追錫休命肆予寵嘉之具官祖母某氏德稱閨闈化及宗黨允蹈家人之正居有鵲巢之福翟衣之盛由子而獲（以其子億故已受封翟衣夫人之服也）國封之貴及孫而大（以其孫維今又加封）茲用錫爾周公之履（謂曾国也）以熾韓氏之祧庶其有知服我休命

父億冀國公

勑朕聞仁宗在位之久有同成康得士之盛不減武宣（見公孫洪贊）如儲藥石以待疾病如種梓漆以備器用（後漢）

獎宏堂序器物究極擬時人擬之然備以詩則成彝具洞向之尖背成求嘏焉今中外文武之選率多慶曆嘉祐之人而況一時之老成與聞當時之大政德業傳於父老儀刑見於子孫名在國史像在原廟朕用慨然想見其人具官某少稟異材進由直道出爲術史名臣傳云濮爲御史糾繩數不撓排勢畏之矣後用命試大學選學加賜給民受驟擢爲給諫論而有直聲入爲名卿福祿終身而人不疵富貴奕世而天不厭賢生三子翼輔兩朝旌旗交馳棨戟互設朕欲貴其家廟而貴已窮於人爵改封大國益著隆名朕使昭陵之老臣指宗山陵求昭陵求爲北土之藩輔以贈冀國故云北土

母蒲氏王氏秦國太夫人

敕謹終追遠仁也顯親揚名孝也得志行道澤可及於天下而富貴不能及其親天也雖不能及而追榮之典

可以貫幽明褒大之訓可以表後世禮也嗚呼此亦仁
之至義之盡矣二詳見蜡義具官某故毋某氏族爲世望德爲
女師恭儉以相其夫嚴敬以成其子使朕獲老成之佐
以濟艱難之初宜推異恩以報舊德

文及可衛尉少卿

敕文及汝三公子及乃潞公之子以才行聞擢置要劇是以爲
宜而師臣執謙重違其請周廬宿衛百官公卿表云衛尉秦官掌宮門衛坦兵師古曰漢舊儀云衛尉寺在宮內胡廣云主宮闕之門內衛士於周垣下爲區廬區廬者若今之仗宿屋矣
職親而務簡雖未足以究觀汝能而退休沐下車里門
澣衣子舍万石君石奮傳云建元二年以舊長子建爲郎中令少子慶爲內史建老白首万石君尚無恙每五日洗休歸謁親入子舍竊問侍者取親中帬廁牏身自浣滌慶及諸子入里門趨至家豈非
搢紳之美談而當世之榮觀乎

吕惠卿責授建寧軍節度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簽書公事

敕凶人在位民不奠居司寇失刑士有異論稍正滔天之罪求爲垂世之規具官吕惠卿以斗筲之才挾穿窬之智謟事宰輔同升廟堂（惠卿素謟事王安石故安石力薦之引爲執政）樂禍而貪功好兵而喜殺以聚歛爲仁義以法律爲詩書（此語見蓋寬饒傳）首建青苗次行助役均輸之政自同商賈（本傳云時方建青苗助役水利均輸之政置提舉官行其法於天下謂之新法一時奏請皆自惠卿發之）手實之禍下及雞豚（手實之法令民自財產纖悉无遺故雞豚亦不免）苟可蠹國以害民率皆攘臂而稱首　先皇帝求賢若不及從善如轉圜始以帝堯之心姑試伯鯀終然孔子之聖不信宰予（家語云以貌取人失之子羽以言取人失之宰予亦見史記）發其宿姦譎之輔郡

御史交章論其崇立私黨阿蔽所親遂罷政事知陳州

尚疑改過稍畀重權復陳闔上之言繼有确山之貶

惠卿自太原府移知蔡州尋復落職知單州州有确山确文石也山出文石故以名之漢高帝隱於芒碭山僻間上有雲氣呂后與人俱求常得之即此山是也

反覆教戒悪心不悛躁輕矯誣德音猶在始與知己共為欺君喜則摩足以相歡

張湯傳云湯所愛史魯謁居病卧閭里主人湯自往視病為謁居摩足

怒則反目以相噬連起大獄

初王安石將罷相引呂惠卿執政惠卿素與安石弟安國有隙因鄭俠上書論事下獄謂安國與俠交通抵安國罪遂除名安石聞之怒王呂由是交惡其後復起李逢李士寧等獄以傾安石

發其私書

以害安石者無所不用其智至發安石私書有無使上知之語

黨與交攻幾半天下姦贓狼籍橫被江東

中丞鄧綰言惠卿嘗托知秀州華亭縣張若濟借富民朱庠等米四千餘緡於部內置田

至其復用之年始倡西戎之隙妄出新意變亂舊章力引狂生之謀馴致永樂之禍

初陝西緣邊蕃弓箭手與漢兵各自

爲邱源戰多以蕃部爲前鋒而從兵守城何使乃出不
分戰守至是鄜延經略使呂惠卿乃變舊法析蕃從兵
團結各分守戰訣 者多言不可而經略使蔡延慶
外別立團結之法 上遣御詠院徐禧以兩路所奏質
詰難焉禧上蹤延而朱匹東 上乃召延慶還以徐禧
爲鄜延經略使後禧與沈括菲議退城山界移銀州城
於永樂堞上凡下自二日而賊江丙菴關亡乃李国趙
新城時賊中无水數益困賊游兵近米脂案試括退保
綏德城永樂城絕賊攻益急城遂陷禧與李舜舉皆死
東軒筆錄云始徐禧爲布衣惠卿方將撰經義引爲檢
討既而禧拜官以至進
用力引兵之蓋辯禧出興言及此流涕何追迨予踐祚
之初首發安邊之詔假我號令成汝詐謀不圖渙汗之
文止爲款賊之具元祐初中丞劉摯言惠卿貪功幸進遵詮極敝文輒遣將以數万人西討
致天子失信於四夷迷國不道從古罕聞尚寬兩觀之誅薄示三
危之竄國有常典朕不敢私後呂復用以此告納官遂行毀抹

供備庫使蘇子元可權知新州

敕具官蘇子元嗚呼交阯之變蘇氏之禍十年於此矣

熙寧八年冬交趾陷邕州太守蘇緘且戰且守披圍四十日賊計已盡敵引去巳而知外援不至會有能士攻者教賊壘土傅城須臾高數丈九年正月庚申賊發登城緘曰吾義不死賊手遂還州廨闔門縱火聚其族三十六人皆自殺子元緘之子也朕念之不衰哀亡而愍存不忍以常法待汝畀之一郡以勸事君敬之哉思所以致此者可不敬歟

高公繪公紀並防禦使

敕鄧訓之德蓋活千人後漢鄧后傳云后乃禹之孫訓之女叔父陔言常聞活千人者子孫有封兄訓爲謁者使修石臼河歲活數千人天道可信家必蒙福叔向之功尚宥十世左傳襄公二十一年向以其弟羊舌虎之故爲范宣子所囚祁奚聞之乘駟而見宣子曰大謀而鮮過惠訓不倦者叔向有焉社稷之固也猶將十世宥之以勸能者今壹不免其身以棄社稷不亦惑乎宣子說言諸公而免之剏先王却狄之勳王名瓊家世燕人景德元年從幸澶淵有功後謚烈武而聖母負扆之託王曾孫女配　英宗是爲　宣仁聖烈皇后子孫賢者休戚

同之具官其性於忠孝文以禮樂襲故家仁厚之風蹈布衣恭儉之節以爾父士林早緣肺附田蚡傳云蚡以肺附為相師古曰舊解云肺附如肝肺之相附著也一說肺斫木札也喻其輕薄附著大材也逮事厚陵英宗陵號永厚沒于中年爵不配德故推餘澤以及後昆抱能未施當俟可爲之會臨寵而懼庶保無疆之休

李之純户部侍郎

敕保國猶保身藥石不如養氣御民猶御馬鞭筴不如輕車故興利以富民不如省事而民自富廣求而豐國不如節用而國自豐朕嘉與庶工共行此志以爾具官李之純屢試以事號稱循良雖爲有司不吝出納宜膺寵等之用庶無虛授之譏服我訓詞以猒公議

蘇頌刑部尚書

朕聞帝堯之世伯夷以三禮折民孔安國云三礼天地人之礼西漢之隆仲舒以春秋決獄藝文志有公羊董仲舒治獄十六篇是知有道之士必以無訟爲功乃若法病於煩官失其守盜賊多有獄市紛然數求迪哲之人以清流弊之末具官蘇須溫文而毅直亮不回仲由冉求果藝有從政之美子産叔向愛直兼古人之遺左傳昭公十四年晉邢侯與雍子爭田叔魚攝理韓宣子命斷舊獄罪在雍子雍子納其女於叔魚叔魚蔽罪邢侯邢侯怒殺叔魚與雍子於朝宣子問其罪於叔向叔向曰三人同罪施生戮死可也雍子自知其罪而賂以買直鮒也鬻獄邢侯專殺其罪一也乃施邢侯而尸雍子與叔魚於市仲尼曰叔向古之遺直也又二十年子産卒仲尼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見左傳昭公二十年遭羅閔凶亦既祥禫特詔虛位以待老成與其遂曾閔之私哀顧懷墳墓曷若蹈威綽之前軌隋蘇威傳云初威父綽在西魏以國用不足爲征稅之法頗重既而嘆曰今所爲者正如張弓非平世法也後之君子誰能弛乎威聞其言每以爲己任至是奏減賦役

務從輕典上悉從之顯揚君親佇聞嘉猷以對休命

鮮于侁左諫議大夫梁燾右諫議大夫

敕仲虺言湯之德曰改過不吝孔子論一言而喪邦曰惟予言而莫予違嗚呼天下之治亂安危有不出於此者乎朕夙興夜寐思聞其過厥愆曰朕之愆不啻不敢含怒而況於左右輔弼之臣歟具官鮮于侁邦之老成久試于外金石之節皓首不衰具官梁燾出入館殿蓋二十年守道篤志無所阿附皆吾爭臣之選也朕之於事無必無我可則行之否則更之使天下曉然知朕樂聞其過書之史冊足為美談若乃進則詭詞穀梁傳陽處父曰古者造辟而言詭辭而出不以實告人退則焚草編志荀彧以書陳事臨薨焚其草故奇策密謀不得盡聞也衰世之事朕無取焉

林希中書舍人

敕文章之變與時盛衰譬如八音可以觀政劉禹錫敍柳子厚文樂云八音與政通文章與時高下而況誥命之出學者所師號令以之重輕風俗因而厚薄　本朝革五代積衰之氣繼兩漢爾雅之文而大道中微異端所汨欲復　祖宗之舊以以訓詞爲先故難其人不以輕授具官林希博學強識篤學力行綽有建安之風流魏之文人曾國孔融廣陵陳琳山陽王粲北海徐幹陳留阮瑀汝南應瑒東平劉公幹號爲建安七子事見魏文帝典論逮聞正始之議論樂廣傳云衛瓘朝之耆舊逮與魏正始中諸名士談論見廣而奇之曰自昔諸賢既沒常恐微言將絶而今乃復聞斯言於君矣往踐外制爲朝廷潤色其精微期配昔人使天下識典刑之學務究所學朕將觀焉

經　進東坡文集事略卷第三十九

進東坡文集事略卷第四十

迪功郎新紹興府嵊縣主簿日郎　曄　上進

書狀劄子附

代張方平諫用兵書

臣聞好兵猶好色也傷生之事非一而好色者必死賊民之事非一而好兵者必亡此理之必然者也夫惟聖人之兵皆出於不得已故其勝也享安全之福其不勝

也必無意外之患後世用兵皆得已而不已故其勝也則變遲而禍大其不勝也則變速而禍小（大小之說見鼂錯傳）是以聖人不計勝負之功而深戒用兵之禍何者興師十萬日費千金內外騷動怠於道路者七十萬家（此說見孫子用間篇）內則府庫空虛外則百姓窮匱飢寒逼迫其後必有盜賊之憂（如漢武連年出師盜賊半天下之類）死傷愁怨其終必致水旱之報（老子云大軍之後必有凶年）上則將帥擁衆有跋扈之心（如唐肅代以來藩鎮割據之類）下則士衆久役有潰叛之志（如唐九節度師皆潰於鄴城之類）變故百出皆由用兵至於興事首議之人其禍尤重（如王恢首勸漢武用兵馬邑卒以自殺之類）蓋以平民無故緣兵而死怨氣充積必有任其咎者是以聖人畏之重之非不得已不敢用也自古人主好動干戈由敗而亡者不可勝數臣

今不敢復言請爲　陛下言其勝者秦始皇旣平六国
後事胡越戍役之患被於四海雖拓地千里遠過三代
而墳土未乾天下怨叛二世受害子嬰被擒滅亡之酷
自古所未嘗有也漢武帝承文景富溢之餘首挑匈奴
兵連不解遂使侵尋及於諸國歲歲調發所向成功建
元之間兵禍始作是時蚩尤旗出長與天等其春戾太
子生自是師行三十餘年死者無數及巫蠱事起京師
流血僵尸數萬太子父子皆敗班固以爲太子生長於
兵與之終始帝雖悔悟自克而歿身之恨已無及矣隋
文帝旣下江南繼事夷狄煬帝嗣位此心不衰皆能誅
滅彊國威震萬里然而民怨盜起亡不旋踵唐太宗神
武無敵尤喜用兵旣已破滅突厥高昌吐谷渾等猶且

未厭親駕遼東皆志在立功非不得已而用其後武氏之難唐室陵遲不絕如綫（事並見上注）蓋用兵之禍物理難逃不然太宗仁聖寬厚克己裕人幾至刑措而一傳之後子孫塗炭此豈爲善之報也哉由此觀之漢唐用兵於寬仁之後故其勝而僅存秦隋用兵於殘暴之餘故其勝而遂滅臣每讀書至此未嘗不掩卷流涕傷其計之過也若使此四君者方其用兵之初隨即敗屻惕然戒懼知用兵之難則禍敗之興當不至此不幸每舉輒勝故使狃於功利慮患不深臣故曰勝則變遲而禍大不勝則變速而禍小不可不察也昔　仁宗皇帝覆育天下無意於兵將士惰偷兵革朽鈍元昊乘間竊發西鄙延安涇原麟府之間敗者三四所喪動以萬計而海

內晏然兵休事已而民無怨言國無遺患何者天下臣庶知其無好兵之心天地鬼神諒其有不得已之實故也今 陛下天錫勇智意在富強即位以來繕甲治兵伺候鄰國群臣百僚窺見此指多言用兵其始也弼臣執國命者無憂深思遠之心樞臣當國論者無慮害持難之識在臺諫之職者無獻替納忠之議從微至著遂成厲階既而薛向為横山之謀

趙元昊死其子諒祚立熙寧二年种諤掩納嵬名山取綏州西方兵擬復綏於此名山本熟户為戢夏綏三州監軍財大就諒稱數黠兵民疲辦苦之牙頭吏史呂子乃許諸小詔密諜帰附辨諤即奏言諜稱欲發横山族帳不過與州人有懷土之意以故嵬名山率綏銀州人數万共謀帰順乞許向化 上召轉運使薛向詣闕諭之諤与向同議奏曰名山兵力誠能据横山而効帳於我因以刺史世封之使自為保郭會諤所遣熟户韓悝持蠟書往与史祖子期者已帰報諤即夜發兵魏刦綏州直抵名山帳名山大驚不得已乃降諤既以遣與被貶而薛向亦責知絳州

韓絳效深

入之計熙寧三年諒祚死其子秉常乃舉兵三十万大冦環慶於是參知政事韓絳宣撫陝西奏授种諤爲皇城副使用諤謀將取橫山使諤將兵城囉兀雪中築撫寧夏人爭撫寧陷之急攻囉兀綏命諸將出師深入發州兵再出遂作乱於是　上深以用兵爲要詔罷兵而棄囉兀撫寧責絳以本官知鄧州諤汝州團練使潭州安置陳升之呂公弼等陰與之協力師徒喪敗財用耗蝕較之寶元慶曆之敗不及十一然而天怒人怨邊兵背叛京師騷然　陛下爲之旰食者累月何者用兵之端　陛下作之是以吏士無怒敵之意而不直　陛下也尚賴　祖宗積累之厚皇天保祐之深故使兵出無功感悟　聖意然淺見之士方且以敗爲恥力欲求勝以稱上心於是王韶結禍於熙河唃廝囉本吐蕃遺種初據宗哥城祥符中入寇拓秦州曹韋大破之唃氏自此衰弱其後董元昊大事襲之反爲所敗朝廷要加以節命廝囉初娶李立遵妹生二子曰瞎氈磨氈角娶喬氏生董氈董氈尤欺黠遂殺二兄以并其聚木征者乃瞎氈之子恥父

盈等會臣舒李山則以州時取從州征正珂召旅提七起爲
沅播東二氏資訪熙自用明木捷之以來言帳韶韶刑人復董
州宕死人田諳荆寧此兵年征壘本韶窛建掐問傥蔡數董遭
又乇改說氏闕北四歲爲春雖宕征知詔古謗狀之挺言遭所
以謀命之所獻路年爲憂景蠻岷通州大渭之乃乃後其爲併
潭反淳可據書經七边後思賊兆走事破寨能以入數利保乃
之爲二使良言制月患未立而等斬其之爲珂爲京歲害順力
梅所至納田辰南庚詔征攻董如獲明乃通遂秦爲挺王軍紡
山害辰土數州江戍之雖兒種遂不年葉遠率鳳平知詔節郡
邵淳州書千之事遣勢降章別班可春武軍其路找慶始变落
之乃遣奏万南先撿不外於射師勝景勝使屬賊東州爲等遷
飛即遣朝須江是諸能謂路青以計思爲韶十宜以韶建使于
山三李廷若乃辰中耶董白宜都乃立鎮靑二後獻裍昌武
爲路賓以朝古州書也璩城結爲以引洮軍万韶又挺軍上勝
蘇進等委廷叙布户者戰兒左思兵軍事口從獻得司即治
方兵入贊出州求旁章敗章諫立討後以來數和向理位乎
楊誅南西偏爲張公淳遠者議知河以圖附騎戎宝受加閒
光藻江鈐帥蠻翹事造死復大河州鎮武賞詛六議知太厥
渚平論轄壓人与章釁數夫州韶洮勝韶抵事洮於保羅
循之意刘境向流淳於上摟當於引為會為俞號何江関既
攄滌省黄上氏人察梅派河是是兵凾木右龍奏一西中死

遂乘兵勢進克
梅山建安化縣
熊本發難於瀘
熙寧七年九月
詔知瀘州李曼勒停
先是瀘州淯井監夷自以往時淯井官自煎監已有賣
節之利自官賣井已失其業而官又令納米折節於是
結棄夷般數百劫掠殺人兵甚熱駐府景思忠華皆死
之乃遣檢正中書户房熊本崇勤拌夔兼悴量經制夷
事又降裁驕村本曉諭夷界如能自歸並釋其菲本至
蜀乃擬召戎州司户程之元權領江安縣使密圖之之
元一曰召諸酋見於庭遂殺九十餘人本乃上言江安
兵官以商議買田為名誘致三里夷人已郎斬之矣本
乞賞功　上以訪殺弗斬已而本与轄運使陳沈攝刑
范百錄率蜀兵東兵土丁凡五千人入夷界捕殺水路
大小四十六村夷得夷所獻地二百四
十里於是引兵而還事已遂責李曼
然此等皆戕賊
已降俘累老弱困弊腹心而取空虛無用之地以為武
功使　陛下受此虛名而忽於實禍勉彊砥礪奮於功
名故沈起劉彝復發於安南
安南即交趾也按交趾古
百粵之地漢元鼎中伏波
將軍路博往開定南粵始置交趾刺史後漢建武中女
子征側反交趾馬援平定之建安六年立交州唐曰安
南都護府唐末交州為曲顥所據顥死子承美嗣後為
南海王劉龔所據於是以李進為交州刺史愛州楊廷

藝攻進二遜帰與後六歲不行陵公淩陵殺廷藝以自立廷藝後將吳權後嘗公羨殺之撫凝子昌岌嗣昌岌死弟昌濬嗣昌濬光具陸呂処坪与峯用刺史嶠知詩爭立號州丁璉奉瓦擊定才刈錢之子鑑乃授紹以交州節矣太宗太平以国任年境尚附兵專岦岸年冬嗖郎爭壽幼大將黎沂初遂嗜於別室盡出丁長以脊表嬰兄位不敢後二年遂豫嬉自絲留後當使貢方物爵封交訓郡王元死了蹤越立巳祈龍越後爲弟寨延所殺国大乱號而得海安熱郡禅上署州至交州水陸賈真宗曰相宗附變如此共人護守而巳安府葛民以資元用之上乎東戔龍延入貢乃嗣名至忠至忠死子豐十從其弟明知与則提俊爭立人殺李公蘊發兵月將殺之自術留揆諸使請命真宗乃授公蘊爲安帝殺護交壯邵王仁宗天聖六年公蘊死子德政嗣皇請七年從攻光子日尊嗣日尊冊子乾德嗣會知桂州沈起劉彝猺皇致殺乾德乃發兵寇

使十餘萬人暴露殯藉死者十而五六道路之人斃於輸送其糧器械不見敵而盡

熙寧八年二月庚寅詔刑部郎中沈起授郢州團練副使本州安置祠部郎中劉彝責授均州團練副使隨州安置先是仁宗朝以蕭注知邕州注截取交趾之策論甚以爲事不省神宗即位王安石秉政獻言者謂交趾已爲占城所敗計日可取乃以注知桂州上問攻取

之萊注辭曰今之溪洞非肯日之比哉謂交人衆不編
萬人傳若之安契獨言交州小醜亮不可取之理安石
語乃罷江峅以恕右桂州乂至則遣官入談洞雖集土
抨諸洞崘然又虜許条誘劍恩情州儂善美交人以爲
言　上嶺之觀批論中書曰興詢方用兵未息而沛起
以矣南方爲賞宜作引悉齎寺宜速罷遏於是以彝代
知虜至億宗厚師教水戕交人貸易一功禁止之愈怨
坐以故大集良丁欲謀涤東時犯邕州蘇緘伺知之以
壽祇擒交接丈功緘且誠本兵交人果大舉攻陷欽牙
二州技宗之池甲許四寨緘乃戰拒守日遣度請援杙
舜二道張才節以兵三千足援守節近留不進固深崑
都關徐江誠一作明援遏守四十二月城陷緘死之
上深路靜知皆論涼逾慫川軍而王安石亦長訊形於
舒范矣後沿邢討屯尚問之裁費甚援李乾德乃隙

以為用兵之意必且少衰而李憲之師復出於洮州矣

亦興初孫帥飯非吳犬罷扰欲併遂王珪二畏雖引為
執戎惟詔珪以　上敵公之許珪曰余何確曰　上文
欲汝後泉武公能任貸則指位可保珪書適江東運判
何荊有涼訣事　正語非欲按之珪語檢正俞充二以
諸瑰于上終自辯上怒珪以瀟許從朝甚惡非語充曰
與得彈又與有一饗淡穀充津取環武之者書者未歲
而亦衆辛乃以高間俗代之問年冬遂命遊裕出環慶
排固非出其不奈懸引與河升謂出御延不中二出五

路會於興靈今師徒克捷銳氣方盛時刘昌祚兵觸先出塞斬大首領十五小首領二百十九斬首二千四百至靈州城下接戰斬首二百七十二獲牛羊萬糧草五萬陛下喜於一勝必有輕視四夷陵侮敵國之意天意難測臣實畏之且夫戰勝之後陛下可得而知者凱旋捷奏拜表稱賀赫然耳目之觀耳先是王韶既入覲王安石請率百官稱賀　上難之既而後請於是上御紫宸殿安石率羣臣上表賀　上辭所繫玉帶賜安石至是高遵裕拒靈川百里諜言刘昌祚已克靈川城遵裕即上表賀故其言及此至於遠方之民肝腦塗於白刃筋骨絕於餽餉流離破產鬻賣男女薰眼折臂自經之狀陛下必不得而見也慈父孝子孤臣寡婦之哭聲　陛下必不得而聞也譬猶屠殺牛羊刳臠魚鼈以爲膳羞食者甚美死者甚苦使　陛下見其號呼於挺刃之下宛轉於刀几之間雖八珍之美必將投筯而不忍食而

况用人之命以爲耳目之觀乎且使　陛下將卒精彊府庫充實如秦漢隋唐之君旣勝之後禍亂方興尚不可救而况所在將吏罷軟凡庸較之古人萬萬不逮而數年以來公私匱乏內府累世之積掃地無餘州郡征税之儲上供殆盡百官俸廩僅而能繼南郊賞給久而未辦以此舉動雖有智者無以善其後矣且飢疫之後所在盜賊蠭起京東河北尤不可言若軍事一興横歛隨作民窮而無告其勢不爲大盜無以自全邊事方深內憂復起則勝廣之形將在於此此老臣所以終夜不寐臨食而歎至於慟哭而不能自止也且臣聞之凡舉大事必順天心天之所向以之舉事必成天之所背以之舉事必敗蓋天心向背之迹見於災祥豐歉之間今

自近歲日蝕星變地震山崩水旱癘疫連年不解民死將半天心之向背可以見矣而 陛下方且斷然不顧興事不已譬如人子得過於父母惟有恭順靜思引咎自責庶幾可解今乃紛然詰責奴婢恣行箠楚以此事親未有見赦於父母者故臣願 陛下遠覽前世興亡之迹深察天心向背之理絕意兵革之事保疆睦鄰安靜無為固社稷長久之計上以安 二宮朝夕之養（二宮謂 太皇太后曹氏 太皇后高氏）下以濟四方億兆之命則臣雖老死溝壑瞑目於地下矣昔漢祖破滅群雄遂有天下光武百戰百勝祀漢配天然至白登被圍則講和親之議西域請吏則出謝絕之言（事見上注）此二帝者非不知兵也蓋經變既多則慮患深遠今 陛下深居九重而輕議討

伐老臣庸懦私竊以爲過矣然人臣納諫於君因其既厭而止之則易爲力迎其方銳而折之則難爲功凡有血氣之倫皆有好勝之意方其氣之盛也雖布衣賤士有不可奪自非智識特達度量過人未有能勇於奮發之中舍己從人惟義是聽者也今 陛下盛氣於用武勢不可回臣非不知而獻言不已者誠見 陛下聖德寬大聽納不疑故不敢以衆人好勝之常心望於 陛下且意 陛下他日親見用兵之害必將哀痛悔恨而追咎左右大臣未嘗一言臣亦將老且死見 先帝於地下亦有以藉口矣惟 陛下哀而察之此疏既奏上爲之動及永樂之敗頗思其言

代滕甫論西夏書

滕公名甫字元發後避高魯王諱以字爲名更字達道東

陽人也元豐四年西夏有變朝廷亟欲進兵故公代甫上此狀

臣幼無學術老不讀書毋欲披竭愚忠上補聖明萬一而肝肺枯涸無可言者近者因病求醫偶悟一事推之有證似可施行惟 陛下財幸臣近患積聚醫云據病當下一日而愈若不下半月而愈然中年以後一下一衰積聚之患終身之憂也臣私計之終不以一日之快而易終身之憂遂用其言以善藥磨治半月而愈初不傷氣體力益全因悟近日臣寮上言欲用兵西方者皆是醫人欲下一日而愈者也其勢亦未必不成然終非臣子深愛君父欲出萬全之道以 陛下聖明將賢士勇何往而不克而臣尚以為非萬全者俗言彭祖觀井彭祖見論語及莊子世本云姓籛名鏗在商為守藏史在周為柱下史年八百歲自繫大木加

之以車輪濩井而後敢觀此言雖鄙而切於事情　陛下愛民憂國非特如彭祖之愛身而兵者凶器動有存亡其陷人可畏有甚於井故臣願　陛下之用兵如彭祖之觀井然後爲得也竊觀昔用兵者莫如曹操其破滅袁氏最爲巧思請試爲　陛下論之袁紹以十倍之衆大敗於官渡僅以身免紹與曹操相距於官渡操襲取淳于瓊等高覽張郃皆奔操於是紹軍驚擾大潰紹與其子譚等幅巾乘馬與八百騎度河事見後漢本傳而操斂兵者何也所以綏紹而亂其國也紹返國益驕忠賢就戮紹初欲進兵攻許田豐強諫忤紹紹械繫之及軍敗還紹曰吾不用田豐言果爲所笑乃殺之嫡庶爭奪紹自敗後發病薨未及定嗣衆以袁譚長欲立之審配逢紀矯紹遺命立袁尚爲嗣於是兄弟各起兵交鬬終底滅亡不及八年袁氏無遺種矣向使操急之紹既不可一舉蕩滅若懼而修德用田豐而立袁譚則成敗未可

知也其後比征烏元討袁尚袁熙尚熙走遼東或勸操平之操曰吾今急之則合緩之則自相圖其勢然也遂引兵還曰吾方使公孫康斬送其首已而果然三國志魏武紀云遼東單于速僕元及遼西北平諸豪棄其種人與尚熙奔遼東衆尚有數千騎初遼東太守公孫康恃遠不服及公破烏元或說公遂征之尚兄弟可擒也公曰吾方使康斬送尚熙首不煩兵矣九月公引兵自柳城還康即斬尚熙及速僕元等傳其首諸將或問公還而康斬送尚熙何也公曰彼素畏尚等吾急之則并力緩之則自相圖其勢然也若操者可謂巧於滅國矣滅國大事也不可以遽譬如小兒毀齒以漸搖撼之則齒脫而兒不知若不以漸一拔而得齒則毀齒可以殺兒故臣願陛下取西夏如曹操之取袁氏也方元昊強時諜臣猛將盡其智力十年而不敢近今者主弱臣強其國內亂夔晉八年元昊死諒祚立熙寧元年諒祚死秉常立至元豐四作秉常爲母族所篡諸[illegible]大酋數十各擁兵爲亂

陛下使偏師一出已斬名王虜偽公主獲蘭會等州

元豐四年熙河路都大經制司言八月丁丑擒領七軍
掩擊西賊會蕭首三人獲首領二十餘人斬二千餘級

又言九月乙酉收復蘭州遂築蘭州成
詔以李浩權熙河蘭會路安撫副使

此實千載一時

以此賊授

陛下之秋也兵法有之同舟而遇風吳越

相救如左右手

孫子九地篇曰夫吳人與越人相惡也
當其同舟而濟遇風其相救也如左右手

今秉常雖為母族所篡以意度之其家世大族亦未

肯俯首連臂為此族用也今乃合而為一清野以抗王

師

神宗朝御批付涇原經略使盧秉云近累得邊奏謂
報夏國變故與州左右廝舊行身告逆之臣與秉常

故時鬮當名擁兵自固
斬經河律則請野可知

如左右手此正同舟遇風之勢

也法當縱之今天威已震臣願選用大臣宿將為賊所

畏服者使兼帥五路聚重兵臨境上號稱百萬並乘補

卒牛酒日至金鼓之聲聞於數百里外為必討之勢而

實不出境多發金帛遣間使辯士離壞其黨與且下令曰尺地吾不愛也一民吾不有也有能與衆降者即以封之有敢擁其地覇其人者皆斬不出一年必有權均力敵內自相疑者人情不遠各欲求合及王師之未出爭爲先降以希重賞 陛下因而分裂之即用其酋豪命以爵秩甚布錯峙務使相仇如漢封呼韓耶通西域故事不過於害要處築一城也數千人置一將以護諸族前漢匈奴虜封爵三年呼韓耶單于來朝留月餘遣歸國單于自請願留居光祿塞下漢遣董忠韓昌將騎萬六千送出塞詔忠等留衛單于助誅不服又鄭吉傳云吉中西域而立莫府治烏壘城鎮撫諸國誅伐懷集之漢之號令班西域矣可使數百年而內保境不煩餽運城守豈非萬全之至計哉臣願 陛下斷之於中深慮而遠計之夫人臣自爲計不同人臣非擁地首覇無以爲功爲

陛下計惟天下安社稷固耳　陛下神聖冠古動容舉意皆是功德但能踞泰山之安與天地等壽則竹帛不可勝記而堯舜禹湯不足過也議者不知出此爭欲急於功名復從危犯難以勞聖慮臣竊不取時大將如种諤輩皆勸上乘其君長未定會師之間亟以大兵直擣其巢虜其巢穴故上累降御批答軍前　古人有言省官不如省事省事不如清心出晉書荀勖傳劉洎諫唐太宗曰皇天以不言為貴聖人以不言為德老子稱大辯若訥莊子言至道無文且多記則損心多言則耗氣心氣內損形神外勞初雖不覺後必為慮須為社稷自愛肥上削本傳人臣愛君未有如洎之深者也臣實慕之雖貴守在外不合妄言然自念舊臣譬之老馬雖筋力已衰不堪致遠而經涉險阻粗識道路韓子曰管仲隰朋從桓公而伐孤竹春往而冬返迷

惑失道管仲曰老馬之智可用也乃放老馬而隨之遂得道焉惟陛下哀憫其愚而矜其志不勝幸甚

代滕甫辨謗乞郡書

臣聞人情不問賢愚莫不畏天而嚴父然而疾痛則呼父窮窘則號天史記屈原傳云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窮則反本故勞苦倦極未嘗不呼天也疾痛慘怛未嘗不呼父母也蓋情發於中言無所擇豈以號呼之故謂無嚴畏之心人臣之所患不止於疾痛而所憂有甚於窮窘若不號呼於君父更將趨赴於何人伏望聖慈少加憐察中謝臣本無學術亦無材能惟有忠義之心生而自許昔季孫有言見有禮於其君者事之如孝子之養父母也見無禮於其君者誅之如鷹鸇之逐鳥雀也事見左傳文公十八年臣雖不肖允蹈斯言但信道直

前謂人如已既蒙深知於聖主肯復借交於姦人任其養愚積成仇怨一自離去左右十有二年浸潤之言何所不有至謂臣陰黨反者故縱罪人若使斯言死未塞責

元豐七年五月辛酉知鈞州燦甫知湖州甫挂跡達不疑在上前論事如家人父子言无文飾洞見肝鬲上知其誠盡事无鉅細人无親疎難以閒甫甫隨事解啓不自謙外而王安石方立新法天下洶洶恐甫有言故出甫于外然用甫之意尚未衰也會甫之妻黨李逢者伏法至大不道於是甫坐落翰林侍讀學士知池州旋蔡未行而御史何正臣論甫問繼大逆之人法不容朱詔改安州既罷入翔未對左右中以罷語上出手部付中書曰甫与李逢近親不宜令恐京師可与東南一小郡陵貶鈞州比大夫爲甫老憚或以爲且有後命甫聞曰天知吾直上知吾忠吾何憂哉乃上疏自明上覽疏釋然故有湖川之命

竊伏思宣帝漢之英主也以片言而誅楊惲

本傳云會有日食變騶馬猥佐成上書告惲驕奢不悔過日食之咎此人所致章下廷尉按驗得所予孫會宗書宣帝見而惡之遂要斬惲

太宗唐之興王也以單詞而殺劉洎

唐史本傳太宗不豫洎與馬周入候出見褚遂

良泣曰上體患癰殊可憂遂良跪奏洎曰國家不足慮正當輔少主行伊霍事帝愈召洎問狀洎引馬周爲證遂良抗不已帝惑之乃賜死自古忠臣烈士遭時得君而不免於禍者何可勝數而臣獨蒙 皇帝陛下始終照察愛惜保全則 陛下聖度已過於宣帝太宗而臣之遭逢亦古人所未有日月在上更何憂虞但念世之憎臣者多而臣之賦命至薄積毀銷骨巧言鑠金史記鄒陽書云夫以孔墨之辯不能自免於讒說而二國以危何則衆口鑠金積毀銷骨也市虎成於三人戰國策云龐葱與太子質於邯鄲謂魏王曰今一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王曰否二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王曰信之矣龐葱曰夫市之無虎明矣然而三人言而成虎今邯鄲去大梁也遠於市而議臣者過於三人願王察之投杼起於屢至曾參之處費魯人有與之同姓名者殺人人告其母曰曾參殺人其母織自若也頃之一人又告之其母尚織自若也頃又一人告之其母投杼下機踰牆而走見史記甘茂傳儻因疑似復致人言至時雖欲自明 陛下亦難屢赦是以及今無

事之日少陳危苦之詞晉王導乃王敦之弟也而不害其為元臣（導本傳云王敦之反也劉隗刁協勸帝悉誅王氏論者為之危心導率羣從昆弟子姪二十餘人每旦詣臺待罪帝以導忠節有素特還朝服召見之中興名臣莫與為比）崔造源休之甥也而不發其為宰相（舊唐書崔造傳云造為建州刺史聞朱泚之亂檄隣州同舉義兵德宗聞而嘉之及收京師詔召造至藍田以舅源休與朱泚逆謀伏誅造上疏請罪不敢即赴闕上以為知禮優詔慰勉拜給事中正元二年與中書舍人齊映各守本官同平章事）臣與反者義同路人獨於寬大之朝為臣終身之累亦可悲矣凡今游宦之士稍與貴近之人有葭莩之親（漢中山靖王勝傳云今羣臣非有葭莩之親師古曰葭蘆也莩者其筩中白皮至薄者也葭莩喻薄）半面之舊（後漢應奉年二十時嘗詣彭城相袁賀〻時出閉門造車匠於內開扇出半面視奉奉即委去後數十年於路見車匠識而呼之）則所至便蒙其待人亦不敢交攻況臣受知於　陛下中興之初效力於衆人未遇之日而乃毀譽不忌踐路無嚴旦

何足言有辱天眷此臣所以涕泣而自傷者也今臣既安善地又忝清班非敢别有僥求更思録用但患難之後積憂傷心風波之間怖畏成疾敢望　陛下憫餘生之無幾究前日之異恩或乞移臣淮浙間一小郡稍近墳墓漸謀歸休異日復得以枯朽之餘仰瞻天日之表然後退伏田野自稱老臣追叙始終之遭逢以詫郷隣之父老區區志願求畢於斯伏願　陛下憐其志察其愚而赦其罪臣無任感恩知罪激切屏營之至

代李琮論京東盜賊狀

右臣伏見自來河北京東常苦盜賊而京東尤甚不獨穿窬胠篋椎埋發冢之姦至有飛揚跋扈割據僭擬之志近者李逢徒黨青徐妖賊皆在京東凶愚之民殆已

成俗自昔大盜之發必有釁端今朝廷清明四方無虞而此等常有不軌之意殆土地風氣習俗使然不可不察也漢高祖沛人帝紀云高祖沛豐邑中陽里人也項羽宿遷人本傳云下相人韋昭曰臨淮縣劉裕彭城人宋書本紀云彭城綏輿里人黃巢宛朐人唐本傳云曹州宛朐人朱全忠碭山人五代史本傳云宋州碭山午溝里人也其餘歷代豪傑出於京東者不可勝數故凶愚之人常以此藉口而其才力心膽實亦過人加以近年改更貢舉條制掃除舊斕專取學術其秀民善士既以改業而其朴曾強悍難化之流抱其無用之書各懷不逞之意朝廷雖敕有司別立字號以收三路舉人而此等自以世傳朴學無由復踐場屋老死田里不入選中私出怨言幸災伺隙臣每慮及此即為寒心楊雄有言御得其道則天

下沮詐咸作使御失其道則天下沮詐咸作敵而班固亦論劇孟郭解之流皆有絕異之資而惜其不入於道德苟放縱於末流游俠傳云布衣游俠郭解之徒馳騖於閭閻權行州域力折公侯雖陷於刑辟死而不悔觀其溫良泛愛振窮周急亦皆有絕異之資惜乎不入於道德苟放縱於末流殺身亡宗非不幸也是知人之善惡本無常性若御得其道則向之姦猾盡是忠良故許子將謂曹操曰子治朝之能臣亂世之姦雄魏武紀注曰武帝嘗造許子將問曰我何如人子將不荅固問之曰子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姦雄武帝大笑使韓彭不遇漢高與盜賊何異臣竊嘗爲朝廷計以爲窮其黨而去之不如因其材而用之何者其黨不可勝去而其材自有可用昔漢武嘗遣繡衣直指督捕盜賊所至以軍興從事斬二千石以下武帝末郡國盜賊羣起道路不通遣直指使者暴勝之等衣繡衣持斧逐捕盜賊以軍興誅不從命者賊州郡刺史郡守臣下多伏誅事見

并雋疑傳不可謂急矣而盜賊不爲少衰者其黨固不可盡也若朝廷因其材而用之則盜賊自消而豪傑之士可得而使請以唐事明之自天寶以後河北諸鎮相繼僭亂雖憲宗英武亦不能平（潘鎮傳序云安史亂天下至肅宗大難略平君臣皆幸安故瓜分河北地付授叛將護養萌孽以成禍根一冠死一賊生訖唐亡百餘年卒不爲王土）徒以好亂樂禍之人背公死黨之士相與出力而輔之也至穆宗之初劉總入朝而河北始平總知河北之亂權在此輩於是盡籍軍中宿將名豪如朱克融之流薦之於朝冀厚與爵位使北方之人羨慕向進革去亂心而宰相崔植杜元穎皆庸人無遠慮以爲河北既平天下無事克融輩久留京師終不錄用飢寒無告怨忿思亂會張洪靖赴鎮遂遣還幽州而克融等作亂復失河朔（長慶元年）

二月盧龍節度使劉總奏乞棄官爲僧分所屬爲三道請以張洪靖薛平盧士玫分主之又盡擇麾下宿將有功伉健難制者都知兵馬使朱克融等送之京師乞加獎拔使燕人有慕義朝廷祿位之意是時穆宗方酣宴不留意天下之務崔植杜元穎无遠略不知安危大体克融輩父羈於京師至假丐衣食日詣中書求官植元穎不之省及除洪靖幽州勒克融輩歸本軍驅使遂皆忿怨秋七月甲辰士卒連營呼譟作乱遂因洪靖兵馬使王廷湊既殺成德節度田洪正併出師討之踰年竟死成功史憲誠後遍殺魏博節度田布出朝廷不能制遂併朱克融王廷湊以節鉞授之由是再失河朔今

陛下鑒唐室既往之咎當收京東河北豪傑之心臣伏見近日沂州百姓程棐告獲妖賊郭進等竊聞棐之弟乃是李逢之黨配在桂州豪俠武健又過於棐京東州郡如棐輩者不可勝數此等棄而不用即作賊收而用之即捉賊其理甚明臣願

陛下精選青鄆兩帥京東西職司及徐沂兖單濰密淄齊曹濮知州諭以此意使陰求部內豪猾之士或有武

力或多權謀或通知術數而曉兵或家富於財而好施如此之類皆召而勸奬使以告捕自効籍其姓名以聞於朝所獲盜賊量輕重酬賞若獲巨盜大姦隨即録用若只是尋常刼賊即累其人數酬以一官使此輩歆艷其利以爲進身之資但能拔擢數人則一路自然競勸貢舉之外別設此科則向之遺材皆爲我用縱有姦雄嘯聚亦自無徒但每州搜得一二十人即耳目徧地盜賊無容足之處矣歷觀自古奇偉之士如周處戴淵之流皆出於羣盜改惡修善不害爲賢

晉周處傳云處字子隱陽羡人少孤未弱冠膂力絶人不修細行縱情肆慾州曲患之處自知爲人所惡乃慨然有改勵之志克己朞年州府交辟後仕吳至御史中丞戴若思傳云若思廣陵人名犯高祖諱　以字行少好游俠不拘操行遇陸機赴洛船裝甚盛遂使其徒掠之若思登岸據胡床指揮同旅皆得其宜機察見之知非常人在舫屋上遙謂之曰卿才器

如此乃復依劫耶若思感悟因流涕投劍就之撫与言深加賞歎遂与定交焉若思後奉孝廉官至驃騎將軍

而況以捉賊出身有何不可若朝廷隨材試用異日攘戎狄立功名未必不由此塗出也非 陛下神聖英武不能決行、莱臣雖非職事而受恩至深有所見聞不敢瘖默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代呂大防乞錄用呂誨子孫劄子 元祐元年上呂誨字獻可正惠公之孫登進士第終於提舉崇福宮

臣竊見故御史中丞呂誨忠於 先朝極陳讜論致忤時宰繼死外藩 邵氏聞見錄云呂獻可以追尊濮園事擊歐陽公凡十四章具載奏議中劉諫議集云當熙寧間王介甫初拜參知政事時獻可爲御史中丞首欲彈介甫溫公數少遂之獻可曰　上新即位朝夕所与謀議者二三執政而已苟非其人將敗國事此乃心腹之疾攻之惟恐不及顧何緩耶溫公思之終日不得其說未幾聞中書置三司條例司始變更祖宗法專務聚斂然後前日之疑者始愧仰歎服　獻

可緣比出知鄧州温公退居洛陽每論當世人物必曰呂獻可之先見范景仁之勇決皆予所不及也臣等皆嘗與之同官備聞議論一切出於至誠而有不撓不回之節雖處散地未嘗一日有忘朝廷之意憂傷悼疾以至殞没臨終之日召司馬光面托後事無一言及其家私惟云朝廷事猶可救願公更且竭力獻可病自草〻乞致仕以醫爲踰温公与郎康節日就郎內問疾獻可所言皆天下國家之事未嘗一語及其私一日手書托温公以墓銘温公亟省之已瞑目矣温公呼之曰更有以見屬乎獻可復張目曰天下事尚可爲君實勉之後温公相天下再致元祐之盛獻可不及見矣天下誦其言而悲之事載聞見錄歷觀前後議臣忠勤忘身士見其比今其家甚貧諸子仕於常調欲望聖慈特賜矜憫優加贈典録用諸子之才者以旌名臣之後取進止奉聖旨呂由庚除太常寺太祝

經進東坡文集事略卷第四十